



# 消逝的头渡石梁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民爱

石梁桥，塌了。

2025年10月14日，初秋的金佛山，天气转凉，薄雾缭绕，既未放晴，也未降雨。然而，它却突然倒塌了。无人知晓它是缓缓倾倒在山风吹拂的白昼，还是骤然倾倒在星月隐去的深夜，抑或是侧身倾倒在晨曦初现的黎明。垮塌的桥木，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干涸的河床上，宛如一位垂暮老人，横卧于河沟之中，与世长辞。

它的倒塌，既无雷声电闪相随，亦无轰然巨响相伴，更未曾惊动世人。它犹如一个平凡生命的逝去，随着一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，夹杂着山岚水汽，悄无声息地消逝于大自然的风雨之中。

全国各地名为石梁桥的桥梁众多，而我怀念的这座，是静卧于南川区头渡镇方竹村的木廊桥。它横跨金佛山南坡奔涌的激流——这条河源自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巅，汇集了多个沟壑支流。平日水势湍急，每到雨季，便如咆哮的怒龙，裹挟着山石泥土奔腾而下，汇入烛台峰下方的隆渡河。倘若没有这座桥，山洪暴发时，从岩湾到高穴子近十公里蜿蜒陡峭的沿河两岸，无论是当地村民还是外来客，都无法通行，只能望河兴叹。

这座桥曾有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——双福桥，始建于1958年。那时，新中国成立不久，人民群众满怀改天换地、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，迫切渴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，激情高涨。为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沿河两岸村民通行的问题，村里动员了当地能工巧匠和村民，集资、集粮、投劳，历经三年，终将其修建而成。通桥当日，特地邀请当地百岁老人任万兴前来“踩桥”。他声如洪钟，满怀喜悦地吟诵吉言：“寿高百斗来踩桥，一年修起万年牢；三年功成桥立稳，定名便叫双福桥！”

为何名为双福桥？据老一辈讲，修建此桥时，河东部分村民不同意，担心对己不利。为消除疑虑、化解纷争，遂将此桥命名为“双福桥”，祝愿东西两岸百姓共享福祉、安居乐业。巴渝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：桥连两岸心，路通百家情。事实上，自双福桥建成以来，两岸村民通行无阻，相处也更加和谐。

石梁桥这一称呼，其渊源尚不得而知。双福桥建成之前，桥下的巨石崖壁上

凿有百步石阶，行人依靠这些石阶渡河，至今石阶仍清晰可见。它们在光滑的岩面上一步步延伸，宛如一部无言的史书，铭记着往昔的艰辛岁月。或许在更早的年代，这里确曾有一道石梁横跨沟谷，供人通行，石梁桥之名便由此在代代相传中沿用至今。

石梁桥对我而言，承载着特殊的情感。因为我父母都曾参与这座桥的修建。父亲是木匠，建此桥时才28岁。当时，村级党组织牵头修建，父亲的师傅带着父亲和其他木匠、石匠，用绳索绑住身体，悬在崖壁上凿桥孔、筑桥墩、搭桥梁。母亲则与其他村民一道，从金佛山上背运桥木和桥板，参与桥梁搭建。那时条件极艰苦，全凭肩挑背扛。然而，老一辈们不畏艰难，团结一心，历时三载，终将一座既美观又坚固的木廊桥屹立于悬崖绝壁之上，这真是那个时代的一项壮举。

这座桥还承载着我一段鲜活的童年记忆。小时候在木耳湾村上小学，每逢山溪涨水，石梁桥便成了我上学的唯一通道。不知多少个雨天，我躲藏在桥廊下，聆听瓦片上淅淅沥沥的雨声，观赏桥外云雾缭绕的山色。桥身轻轻颤动，那是风雨与流水的力量，顺着它的筋骨传递；而桥廊之内，永远是干燥又温暖的庇护所。我对这桥的深

情，就在这一次次的依赖中，如同桥畔的青藤，悄无声息地滋长，缠缠绕绕，深深烙印在骨子里。六十多年来，它默默承载着像我一样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与梦想，随着昼夜奔流的溪水，走向远方。

时代巨轮滚滚向前，公路的畅通改变了山村旧貌。金佛山南坡两条公路贯通之后，石梁桥便逐渐变得冷清。它像一位退隐的功臣，远离了喧嚣与繁华，悄然淡出尘世，孤零零矗立在山水之间，任凭荒草在河岸蔓延，任由藤蔓缠绕桥身，任随风雨无情地侵蚀。

那片河床原本是历经千万年地质演化形成的“巨石阵”，是大自然为桥铺设的最坚实根基。2016年，南坡旅游公路实施改扩建时，河床上的巨石逐一被炸裂、破碎、运走，最终只剩下支撑桥墩的两块巨石，如孤岛般顽强地坚守原地。采石破坏了河床的稳定，失去了巨石的束缚，洪水愈发肆虐，反复侵蚀着桥基，边坡的泥土持续滑塌，老路也屡次坍塌——石梁桥的命运，已在劫难逃。

几年前，我曾专程前往探望它。当时便深感，自己不是在寻访一座古桥，而是在拜谒一位隐居山野、风烛残年的老者。目睹支撑桥墩的基石被流水淘蚀得虚空，却仍顽强地保持着倔强的姿态；护坡上的泥土纷纷滑落，在河谷中堆积成几处微小的土堆；桥顶的瓦片残破不堪，破洞处透下缕缕天光；桥面与桥架布满斑驳的刻痕与伤痕，围栏多处破败缺失，部分桥柱、桥板已腐朽……那一刻，心底不禁涌起一

不祥的预感：它存留于世的时间，或许已所剩无几。

近年来，随着金佛山南坡旅游日益兴旺，石梁桥与附近的田坝古桥，以其遗世独立的沧桑之美，成为众多游客前往探寻打卡的网红地标，垂垂老矣的石梁桥仿佛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然而，它终究还是倒塌了。许多人听闻这一消息，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哀愁与怀念——既为那座承载着无数美好回忆的廊桥的消逝，也为世事无常、人力难违的无奈，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
石梁桥曾是人人定胜天理念的一个小小注脚——试图锁住流水，连接古今。然而，流水与时光，这宇宙间最永恒也最无情的力量，终究还是将它带走。它见证了金佛山从闭塞到开放的变迁，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，最终，自己也成了被见证的历史，沉入河底，归于尘土。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《不安之书》中写道：“我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，就是通过它的消逝。”这座桥的坍塌，或许正是让它从具体的建筑，化作了一个永恒的记忆符号。

桥名虽在，桥已不存。唯有巨石上蜿蜒的石阶，还在诉说着更古老的渡越故事；唯有河谷里不舍昼夜的流水，依旧吟唱着关于流逝与永恒交织的古老歌谣。
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一座桥的兴废，恰似人生的聚散、世事的浮沉，留给后人无尽的感慨与叹息。

## 宫保鸡丁，带皮吃？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小林

因此，宫保鸡丁应最先出自四川。”

现在川渝、山东和贵州的菜谱都有宫保鸡丁这道菜，虽名字相同，在味型上和原料上是有差别的。偏偏一百多年来，三地都争着把这菜说成是自己首创，有的编了民间传说，有的添了奇闻轶事，孰是孰非，让人莫衷一是。其实，这都是丁宝桢惹的祸。丁出生贵州平远，先任山东巡抚，后升四川总督、加太子少保銜，清代对加有太子少保銜者，习惯称为“宫保”。把一道菜用辣椒炒鸡丁取名为“宫保鸡丁”，实际上是人们利用大官的名人效应“打巴壁”蹭流量。

听罢小王与老板娘的“辩论”，我说：“仔细想来，宫保鸡丁究竟是哪儿的原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像此刻，只要觉得这盘鸡丁很对口味，就多吃点，管它是川味、鲁味还是黔味，好吃才是硬道理。”

不一会，竹笋烧肉、蕨菜炒腊肉，脆炸折耳根相继亮相。竹笋烧肉，竹笋细嫩，猪肉肥而不腻。在赤水吃竹笋是一大特色，不管高档酒楼还是路边大排档，抑或普通农家，稍事招呼就能给你做出一桌竹笋菜；蕨菜炒腊肉，蕨菜蒸软切条，与腊肉同炒，再加鲜小米椒、蒜苗节作俏头，蕨菜软糯中有嚼劲，腊肉色

红肉嫩皮香，入口越嚼越有味；脆炸折耳根，折耳根是云贵川渝常见野菜，把折耳根挂糊炸制，配海椒面上桌，吃法很新奇。这几道菜天然野趣，简简单单的做法就香味四溢，令人口齿生津。

酒过数巡，食菜过半，蘑菇炖土鸡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。我们来看看炖鸡汤，汤色绝佳，金色黄油复面，土鸡卧在清澈的汤中。鸡肉入口细嫩酥软，蘑菇脆爽滑滑，汤汁鲜醇清雅，有淡淡的蘑菇清香，一口鸡汤喝下去，半天不想说话。旅途的辛劳，随着这热气，随着这鲜美，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代之而来的是神清气爽的回肠荡气。

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笼罩在赤水河上的迷蒙水雾也渐渐散去，我们打着酒嗝背起行囊，准备向内安古镇进发。据说，那里的千年吊脚楼很有特色，与重庆的吊脚楼相比又是另一种风格。



从桫欏自然保护区出来，突如其来中雨如珠帘斜织，把赤水河裹进一片迷蒙的水雾里。出门在外遇到雨天不免让人有些沮丧，但天要下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何况贵州本来就是“天无三日晴”嘛。

几个驴友走进一家小饭馆，在二楼靠窗的桌子坐下，老板娘递上菜单，我忽然瞥见窗外雾气中晃动的雨伞像一个个蘑菇，心想：要是明天放晴，我们今天刚去过的林子说不定能采到蘑菇。“蘑菇”，我对着窗外自言自语，没想到老板娘立刻接话：“要得，就来份蘑菇炖土鸡，我们家的蘑菇炖鸡汤可是祖传手艺哦。”我忍不住打趣：“你这脑壳还灵光呢，我随便说句蘑菇，你就推销鸡汤，先不忙吹，好不好吃，得尝过才晓得。”鸡要现杀现炖，至少需1个多小时。等待总是让人心焦的，于是我们点了宫保鸡丁、竹笋烧肉、蕨菜炒腊肉、脆炸折耳根，就着一瓶习水大曲，边吃边等鸡汤。

最先端上桌的是宫保鸡丁，那抹鲜亮

